



# 宗密教禪一致思想之形成

幻生

論「禪源諸詮集都序」

(續上期)

答知云：非識所能識（不可（以）識識者，以識屬分別；分別即非真知，真知唯無念方見也），亦非心境界（不可以智知。謂若以智證之，即屬所證之境，真知非境界，故不可以智證。瞥起照心，即非真知也。故經云：自心取自心，非幻成幻法。論云：心不見心。荷澤大師云：擬心即差。故北宗看心，是失真旨。心若可看，即是境界，故此云非心境界（），其性本清淨（不待離垢惑方淨，不待斷疑濁方清，故云本清淨也。就實性論中，即揀非離垢之淨，是彼性淨，故云其性本清淨），開示諸羣生（既云本淨，不待斷障，即知羣生本來皆有。但以惑翳而不自知，故佛開示皆令悟入。即法華中開示悟入佛之知見。如上所引，佛本出世，只爲此事也。彼云使得清淨者，即實性中離垢清淨也。此心雖自性清淨，終須修悟，方得性相圓淨。故數十本經論，皆說二種清淨，二種解脫。今時學淺之人，或只知離垢清淨，離垢清淨，故毀禪門即心即佛；或只知自性清淨，性淨解脫，故輕於教相，斥於持律坐禪調伏等行。不知必須頓悟自性清淨。宗，性自解脫，漸修令得離垢清淨，離障解脫，成圓滿清淨究竟解脫。若身若心，無所壅滯，同釋迦佛也）。寶藏論亦云：知有有壞，知無無敗（此皆能知有無之智），真知之知，有無不計（既不計有無，即自性無分別之知也）。如是開示靈知之心，即是真性，與佛無異，故名顯示真心即性教也。宗，華嚴、密嚴、圓覺、佛頂、勝鬘、如來藏、法華、涅槃等四宗，十餘部經，實性、佛性、起信、十地、法界、涅槃等十五部論，雖或頓或漸不同，據所顯法體，皆屬此教，全同禪門第

三直顯心性之宗。（大正，四八、四〇四，中——四〇五，上）

顯示真心即性教，直接指出一切衆生本來具有空寂真心——真性，宗密特別引用華嚴經出現品經文，說明衆生本來具有如來智慧，作爲顯示真心即性教之根據。宗密主張靈知之心不外真性。顯示真心即性教，具體的顯示與荷澤相合。如就華嚴宗性起思想實踐之展開，則爲洪州宗，但強調無念之知、靈知不昧之一心，則與荷澤禪相合。此外，說到本宗的經論，便是相當於如來藏系的諸經諸論。

宗密在其文中，舉出荷澤神會的「擬心即差」①，說明北宗的看心失其真旨。另外，宗密舉出離垢清淨與自性清淨二種，這是應該注意的。當時的禪者，對清淨不知有離垢清淨與自性清淨，只知離垢清淨的，便毀謗禪門即心即佛爲邪道，反之，也有站在自性清淨立場，強調平常心是道，將一切行動都視爲佛道的錯誤見解之禪者，他們輕視教相，無視戒律禪坐之行，這些都不能真正認識清淨的真實面貌。宗密批評這二者，說明必須由自性清淨確立頓悟，就離垢清淨建立漸修，依頓悟漸修到達悟證。對自性清淨論者（南宗），強調漸修的重要性，對離垢清淨論者（北宗），強調頓悟的重要性，以此而圖謀南北二宗的融會。

論到教之三教的價值判斷，決定禪之三宗的優劣，這是宗密處理教禪問題的方法程序。他就（1）將識破境教與息妄修心宗、（2）破相顯性教與泯絕無寄宗、（3）真心即性教與直顯心性宗，各各配合，自然決定禪之三宗的淺深高低。總之，以息妄修心宗、泯絕無寄宗、直顯心性宗之順序，提高禪宗價值。若將禪之三宗，安上具體宗派，則其順序爲北宗、牛頭宗、洪州宗與荷

澤宗。宗密想用如此方法確立荷澤宗的優越地位。然而直顯心性宗包含荷澤宗與洪州宗二派，禪源諸詮集都序直顯心性宗說：『指示心性，復有二類』，初說洪州宗，次說荷澤宗之教，末後結論說：『然此兩家，皆會相歸性，故同一宗』。此處所謂「會相歸性」的意思，乃指兩者所說同一水準。宗密對當時正當興盛的洪州宗，必須主張荷澤宗的優越地位，他究竟以怎樣的基準來整理荷澤宗與洪州宗而確定其優劣呢？這是宗密當時的一個重要課題。宗密在「禪門師資承襲圖」中，對此課題，給與完全的解答。決定二宗的優劣，他由「起信論」的不變與隨緣思想，以及頓悟與漸悟二門解釋，說明二宗的相異點。首先檢討洪州宗的觀點，認為一切語言動作，都做佛性表現的結果。宗密爲了說明荷澤宗與洪州宗的不同，從三點加以說明：第一、從自性本用與隨緣應用來看：洪州宗只說隨緣應用，荷澤宗說自性本用。自性本用，爲荷澤宗所說之空寂之知，隨緣應用，爲洪州宗所說佛性全體作用之一切所作。第二、從現量與比量來看：洪州宗只限於由比量推知佛性；荷澤宗由現量（直接知覺）佛性而直覺。第三、從頓悟與漸修來看：洪州宗將一切煩惱，視爲佛性的全體作用，無修行之必要性，否認漸修；荷澤宗主張頓悟與漸修，說明修行之重要性。宗密從這三點來看，主張荷澤宗比洪州宗更爲優越。

以上所說，可知北宗、牛頭宗、洪州宗、荷澤宗各宗深淺高低，同時，並對當時禪之各宗作禪相判釋，禪源諸詮集都序，在這方面，可說具有禪宗思想史的意義。從隋至初唐成立的中國佛教諸宗，樹立了經典的價值體系，對此，宗密也確立了禪宗諸派的價值體系。

## 註釋

① 宗密「華嚴經行願品疏鈔」卷二有：『七祖云：擬心即差。』宗密將此語看做七祖之言。其在同書卷三中也有記載。此外，還有證定的「禪宗綱目」，對「祖師云」而引用此言。「擬心即差」的典故，原出於僧肇「肇論」答劉遺民書中：『擬心已差，况乃有言。』（大正，四五，一五七，上）此

二句，亦見於「祖堂集」卷五雲巖禪師條，及「傳燈錄」卷二十華州草庵法義禪師條，有：『擬心即差，動念即乖，學人如何進道？』（大正，五一，三六五，上）「傳心法要」有：『故學道之人，直下無心默契，擬心即差。』此文亦見「臨濟錄」。然神會的「壇語」與「定是非論」，似乎沒有。

## 四、教禪一致說思想史之理解

宗密的意圖，將教之三教與禪之三宗配對，作教禪一致說形成之嘗試，這是向來的見解。現在，我們再將它作思想史的問題來考察。此處所說思想史的問題，並不是取（1）將識破境教與北宗、（2）破相顯性教與牛頭宗、（3）真心即性教與洪州、荷澤宗的圖式，作空間的思考，而是作時間的思想史展開的考察。同時，我們更將教之三教所說的内容，更換具體的中國佛教宗派之名，便是法相宗與北宗、三論宗與牛頭宗、華嚴宗與洪州、荷澤宗。法相宗、三論宗、華嚴宗三宗，是從隋至初唐形成的宗派，但這三宗的共通點，都是注重哲學理論的思辨超過修行實踐。當然，法相宗有五重唯識觀，三論宗有般若空觀，華嚴宗有妄盡還源觀與三聖圓融觀等，不用說，這些都帶有濃厚的理論色彩。具有如此性格的三宗，如果移到實踐佛教上來，它將採用怎樣的形態？論到這個問題，如實說來，當然不外禪之三宗。就是由法相宗變爲北宗禪，三論宗變爲牛頭禪，華嚴宗變爲洪州禪及荷澤禪。中國佛教，從教之三教，轉到禪之三宗，可說是歷史的必然性。關於此一問題的論證，留待其他機緣，在此不談。由法相宗轉移到北宗禪，三論宗轉爲牛頭禪，華嚴宗轉爲洪州禪、荷澤禪，我們可以探出它的可能性，其經過演變的脈絡，簡單地說，大體是這樣的：

第一、法相宗的教說與北宗的修心看心如何相同呢？法相宗說，一切外在的客觀存在，都是由心識變現產生，真正的存在，唯有心識。特別是傳承護法系唯識的中國法相宗，更是主張「境無識有」。這與北宗禪恰相類似，拂拭外境與煩惱，把握凝心的立場。窺基對法相宗的獨自觀法而作五重唯識觀，將唯識觀法予

以組織化；其五重唯識觀，爲華嚴宗所繼承，並將其發展爲十重唯識觀。

記載唯識與禪之關係的文獻資料，有華嚴宗智儼「華嚴五十五要問答」卷下唯識畧觀義。智儼在此文中，首先提出入唯識觀的方便如何？他對這一問題的回答，便是說坐禪的方法：「持戒清淨，至心懺悔，請十方佛，一切賢聖，及善神王加被已，身結跏趺坐，左手置右手上，正端其身，閉目調息，以舌約上顎。」（大正，四五，五三二，上）唯識與禪的具體關係於此可見。又，北宗禪的文獻，「大乘開心顯性頓悟真宗論」，引用阿賴耶識與大圓鏡智等唯識學的術語而論說，可知北宗禪與法相宗關聯的一大佐證。

第二、從三論宗到牛頭禪的展開，檢視牛頭法融的「心銘」與「絕觀論」等內容，以無得正觀爲目的，此與三論宗般若學共通之處非常顯明。同時，從法融的歷史看，他入牛頭山，從靈法師學三論，後來又繼承止觀寺僧詮與茅山大明法師的般若止觀傳統，這些都是明確的證據。

第三、從華嚴宗到洪州禪與荷澤禪的系統，不論是思想的或歷史的，都有證明它的可能。在思想的背景上，有華嚴宗的性起說。華嚴宗第二祖智儼，在「搜玄記」卷四下，解釋性起說：「性者體（也），起者現在心地耳！」（已續，四，三，C）這是以佛結跏趺坐的身心爲性起。法藏在「妄盡還源觀」說：「依體起用，名爲性起。」（大正，四五，六三九，中）此與洪州宗將一切煩惱視爲佛性的全體作用相合。宗密說，性起，乃法界性之全體，生一切諸法。其所說之性起，確是顯示法性宗（華嚴宗）的特質。他說：「眞性湛然靈明，全體即用故。」又華嚴宗說：「舉體全眞」。此「舉此全眞」，也與法藏性起說所說的「性起唯淨」相同。如從此一立場而言，一切妄法都是佛性作用，這與洪州宗的立場相通。此外，關於華嚴宗與荷澤宗的關聯性，這從澄觀與宗密的靈知不昧真心可以證明。

以上所說，從三教與三宗的對照，我想有一疑問，便是沒有論及天台宗。宗密在「圓覺經道場修證儀」中，將「天台小止觀

」全面引用，天台的坐禪法，給與禪宗坐禪法有決定性的影響。從坐禪的方法看，北宗與南宗，都受了天台止觀的影響。然而，荷澤宗與洪州宗的思想背景，與其說是天台的，不如說是華嚴的來得確當。此事說明了中唐時代禪宗思想史形成的背景，已經從天台而走上華嚴之路。

首倡教禪一致說的宗密思想，其後沒有直接的繼承者，僅止宗密一代而斷絕。直到唐末五代，永明延壽（九〇四—九七五），才倡導教禪一致，折衷法相、三論、華嚴、天台，與禪融會。他的思想學說核心，是唯一真心，也是起信論的一心。可以說，永明延壽是繼承宗密的圓覺妙心，靈知不昧的一心之說。宋代慧洪，在「禪林僧寶傳」卷九，指摘延壽著「宗鏡錄」一百卷的目的，是補天台，華嚴，法相三宗互相矛盾之處，將三宗由一心來綜合。延壽爲融會性相而以華嚴教學爲根本，此與宗密的立場一致。

延壽居住杭州永明寺十五年，度弟子一千七百人。爲大眾授菩薩戒，對鬼神作施食，設放生池，充分發揮慈悲精神。由於他的多種德行，不僅贏得吳越忠懿王的皈依，同時其名聲遠播至朝鮮，使高麗國王光宗遣使來中國，致書而求皈依，並派遣鮮朝僧三十六人師事之。後來這些朝鮮僧回國，並將延壽的佛法傳入朝鮮。

繼承延壽教禪一致說的，在元代有中峯明本（一二六三—一三二三），在明代有雲棲株宏（一五三五—一六一五），但沒有多大勢力。然在朝鮮佛教、教禪一致說，却有很大影響。在朝鮮唱道教禪一致說的，爲曹洞宗的知訥（一一五八—一二一〇）。他愛讀六祖壇經，與宗密的禪源諸詮集都序、禪門師資承襲圖，以及李通玄的新華嚴經論等。他著的「眞心直說」，理路整然，被稱爲朝鮮禪書中的白眉。眞心直說，是對眞心作縱橫說明；但就教禪一致說，却以力說頓悟漸修的「修心訣」最重要。知訥主張頓悟漸修，常常引證宗密之言，因此，對宗密深爲傾倒。「修心訣」亦說靈知不昧：「諸法如夢，亦如幻化。故妄念本寂，

（下轉第16頁）

和聽一些，日本早稻田大學的中澤かつし教授及大谷大學的寺川俊照教授，均不能說英語，倒是有好幾位西洋人能說日語，在會外，無形中結成了一組日語的交談小組。意外的，有一位錫蘭比丘，名叫 Rev. H. Gunaratana，現任華盛頓，他是參加旁聽的，也能說普通的日語。另外，在會中遇到了一位越南比丘，現在也住華盛頓，他是拖倒吳廷炎政權的活躍者之一，是釋智光的有力助手，名叫釋覺德 (Ven. Dr. Thich Giac Duc)，他的博士學位不是佛學，而是加州某一所大學的政治學，他一口帶有法語腔調的英語，頗有鎮攝聽眾心神的能力，他確是一位具有傳教師所應有的神態的人，他今年四十三歲，他向我說出了要使一半的美國人化為佛教徒的豪語。所以齊思貽教授對他也很有興趣，我們談了好幾次。

中國人與會的，尚有一位札奇斯欽教授，他是蒙古人，除受了完美的漢文教育之外，也是日本早稻田大學的畢業生，他的英語又出奇的好。他曾任國立政治大學教授，現在摩門教的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任教，他是蒙古問題專家。另在威大東亞語言文學系担任主任教授的周策縱博士，雖未提出論文，却和我們天天見面，並在八月二十日的晚宴之前，抽空將我們幾個中國人，用汽車接到他的府上，喝茶、欣賞他珍藏的字畫，特別給我看了一幅弘一大師的墨寶，「南無阿彌陀佛」六個字的卷軸，紙質尚未變黃。周先生之所以曉得我，是由一位台灣大學的講師，現在威大博士班專攻佛學課程的古政梅小姐告訴他的，古小姐本來也不認識我，只因在威大的圖書館，看過我寫的書。她正在致力於佛教語文的修學，學成後，將準備回國教授佛學。

會議期間的三天晚上，均有宴會，八月十九日的晚宴，設於威大的學生活動中心；二十日的晚宴，由會議主持人那拉因博士夫婦招待在他的家裏；二十一日日的晚宴，則受那拉因的前任，密勒博士夫婦招待在密勒氏的府上。與會者中，有好幾位是素食主義者，我的飲食，故也未成問題。因為有不少東方人，所以，冷麵、餃子、咖喱食品，和西洋口味的食品兼美，筷子和刀叉具備。雖在宴會上，也充分顯示了國際色彩。

會議的第三天下午，利用兩個小時，討論了立成一個簡名為 I. A. B. S. (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) 的組織問題，這次出席會議的人員，為當然的基本會員 Core members，會長或名譽會長為長尾雅人博士，並將邀請若干榮譽會員，當時被提名的有十位，日本的山口益博士，華裔美籍的陳觀勝博士，皆在其中。預定每年集會一次，出版一冊論集，這次的會議，算作初屆。像這樣以佛學為主題的世界性的學會組織，尚是第一。對於佛學研究的前途而言，不用說這是一個很可喜的事實。

一九七六年九月二日 於紐約

× × × × ×  
(上接第13頁 宗密教禪一致思想之形成)

塵境本空。諸法皆空處，靈知不昧。即此空寂靈知之心，是汝本來面目。』此確與宗密主張的靈知不昧一致。『法集別行錄節要並入私記』，「牧牛子曰」引用知訥話說，他雖然批評荷澤神會為知解宗師，非曹溪嫡子，但稱揚他「悟解高明，決擇了然。」並將宗密之言從禪門師資承襲圖抄出。他以宗密的承襲圖為修行的龜鑑。此外，高麗忠烈王十九年（一二九三），天傾編纂的「禪門寶藏錄」，在「禪教對辨門」項目下，敘述教禪一致。

教禪一致說傳到日本，是在鎌倉時代，由師事高山寺明惠（一一七三——一二三二）的證定，著「禪宗綱目」一卷，舉揚教禪一致說。證定的傳記不明，但由凝然的「法界義鏡」，與金澤文庫所藏的「華嚴佛光三昧觀秘寶藏」跋文，及「禪宗綱目」卷末一文等，可知證定為明惠的真實弟子。證定說：「昔專聞華嚴，傍諮禪門」。他是華嚴與禪的兼修者。然而，真正繼承宗密禪源諸詮集都序所說的教禪一致說，將宗密思想最初移植到日本的，便是證定。禪宗綱目引用的書籍，除了澄觀的「華嚴演義鈔」與李通玄的書之外，宗密的圓覺經各種注疏也被引用，足見證定的思想源於宗密的教說而來。

民國六十五年六月十八日於德山寺藏經樓。